新图景

桥头栖居诗画间

□ 赵瑜

夏日到石柱县去采风，白天也是热的，阳光有些耀眼，但当车开上桥头镇的村级公路，从车中俯瞰龙河，心情美好，真是一弯碧水两岸青山，感觉从车窗外吹来的风都清凉了。

龙河边的长沙村，有一些云朵在天边，山里树木花草的气息氤氲开来，听得到鸟儿的喧闹声。村里的民居错落有序，素色墙面，有简朴之美；青瓦屋顶，像时光之诗；绿植如绣球、玫瑰正绽放，明艳的色彩点缀其间，仿佛一个童话中的小村庄。

这两年，长沙村在社交平台上很火，多年默默无闻的小村庄正走向“台前”，被大家称为“艺术写生村”。土地面积13.8平方公里的小村庄，依托藤子沟国家湿地公园自然景观及欧式滨湖小镇、民宿小院、露营基地等人文风貌，已成为具有辨识度的乡村主题艺术写生创作基地，构建起集写生、游学、摄影、旅游、餐饮、民宿于一体的全产业链。临河的小街一步一景，老房子、露台花园、转角屋顶，都被赋予了鲜活的色彩，弥漫着浓厚的艺术氛围，有不少背着画夹的学生在漫步，在采风，在寻找灵感，让古老的村庄充满了青春活力。

民宿像艺术品散落于山水之间。来到“再别康桥艺术展览馆”，我很吃惊。小村庄里居然有着由九大艺术装置、五大艺术展馆、四大住宿院子和觅野山谷组成的民宿院落：以土家族方言命名的院子房间，充满了店家对客人的祝福：“绽放”“生长”“如意”。踏入昆虫旅馆的专属院落，看到孩子们利用大自然赋予的材料做出一只只蜻蜓、蝴蝶、甲虫，是独一无二的昆虫手工艺品。参观陶器展览馆，如面对面与当代艺术大师对话，会让人一时忘了自己在离县城几十公里的山间。弥漫着浓浓咖啡香的“村咖”里，土窑面包出炉了，果木甜美热烈的香气，吸引着来自西大附中的艺术生停下画笔。

新晋的网红民宿位于桥头镇藤子沟国家湿地公园内，隐匿在半山腰，窗外就是龙河美景，可以下到河岸去坐小火车，去渡船码头发半天呆。在院子里“打望”，绿树、清波和群峰在轻雾中隐隐约约，闭上眼睛深深吸一口清新空气和文艺气息，心旷神怡。我突然想到荷尔德林的诗句“人充满劳绩，但还诗意地安居于这块大地之上”，经海德格尔阐发后，这句对“诗意栖居”的向往，正被长沙村用艺术赋能逐一实现——它正以山水为卷、艺术为笔，擦亮文艺旅居的名片，成为无数人向往的旅居目的地与精神栖居地。

桥头镇的出名，不仅仅因为自然风光美，更多归功于桥头人立足现实着眼长远的发展思维，对故土和河流的珍惜与敬畏。沙子河、悦崃河，藤子沟水库，奉献给乡亲太多太多，潜移默化将诗意的种子、德润万物的品质播撒到桥头人的灵魂深处，他们逐水而居，脚踩泥土，胸有山壑，梦有波光。

民宿的午餐是丰盛的，有农人自种的新鲜蔬菜，农家熏制得油光透亮的香肠腊肉，更有石柱土家美食：土司酸醃肉、石柱菟菜鱼、土家洋芋饭、倒流水豆腐干。菟菜如晶莹剔透的果冻，入口清香细嫩，让人称绝。脆红李鲜艳如玛瑙的外皮，脆甜多汁的果肉中，藏着大自然与村民们深情的馈赠。

在桥头镇，唱起国家级非遗“石柱土家啰儿调”《太阳出来喜洋洋》，心生豪迈。那李白、白居易、欧阳修、秦良玉等历史名人曾踏足的山水，历经风霜雪雨，依然在这里静静等待，等待更多青春身影，朝着同一个致富梦奋力奔跑。

“人到桥头，自然值！”

人间味

老秤里的准星

□ 瞿杨生

父亲有一杆老秤：黄铜秤盘泛着温润的光，檀木秤杆被岁月磨得发亮，铸铁秤砣沉得踏实。他常说：“秤星要准，人心要正。”那秤杆上的星花，是他用半辈子磨亮的做人刻度。不用时，总挂在堂屋土墙上，秤钩微微发亮，像一弯悬着的月亮。

这杆秤不常用。只有地里菜实在吃不完时，父亲才推板车去集市。板车“吱呀”响，菜筐里堆着沾露的青绿，秤搁在洗得发白的蓝布上——铁秤砣沉甸甸的，在蓝布上压出个小凹窝。

那年夏天，黄瓜、茄子、豆角齐熟。天没亮透，父亲就蹲在菜园摘菜，我揉着眼跟过去，见露水浸湿了他的裤腿。他专挑最水灵的：“卖相好的才有人要。”到了集市，板车停在角落。父亲不像旁人吆喝，只把菜摆得齐整，自己蹲在车旁卷纸烟抽。有人问价，他掐灭烟头，抄起秤。铁秤砣碰着秤盘，“当啷”一声脆响。

父亲称菜极仔细，秤尾总翘得高些，菜堆得冒尖。买菜的妇人摆手：“多了。”他笑着说：“自家长的，不碍事。”后来才懂，他称的是菜，更是不肯打折的良心。那天日头毒，集市渐散。父亲守着剩下的豆角，汗珠子顺着脖子淌。我蹲在板车阴影里盯着秤发呆，趁他打盹，偷偷把秤砣往后挪了点——这样称菜能少些。

父亲醒了，没骂我，只把秤拿过去重新称了一遍，又从口袋摸出颗水果糖，轻轻放进秤盘：“你看，少一点，就是少一点。秤不会骗人。”回家路上，板车轻快许多。父亲走在前头，影子拖得老长，铁秤砣随着颠簸偶尔碰响，车轴“吱呀”，夕阳把车轮廓拉得斜斜。我低头数零钱，听见他说：“做人要像这杆秤，两头都得平。”

后来我离家上学，老秤渐渐成了记忆里的剪影。每次回家，它总挂在老位置。擦去秤砣上的锈迹，铜盘上映出的，仍是父亲称菜时总要多给一点的神情。

如今集市用电子秤了。可每听见“嘀”的报价，眼前总晃着那微微翘起的秤尾；见有些菜贩为抹零皱眉，耳畔又响起“自家长的，不碍事”；指尖触到冰凉的电子屏，记忆里仍是铁秤砣沉甸甸的“当啷”响——原来父亲早把做人的准星，刻进了我的生命里。

四时新

野菜香满篮

□ 李树坤

周末回家陪母亲吃午饭，桌上一盘凉拌马齿苋菜，混着蒜泥的清香在闷热的屋里漫开，不一会儿就吃了个精光。母亲说：“村后河滩里长满了马齿苋，觉得好吃，下午就跟我去挖些回来。”

河滩离村子不过半里地，田埂上长满了狗尾草和白茅草。河滩边的小菜园里，韭菜畦边爬着牵牛花，黄瓜架上悬着弯弯的绿条，辣椒、茄子、豆角是菜园里的常客；在这些菜架下的泥土里，生长着大片大片的马齿苋。

春天来时，这里曾是另一番模样。零星几棵苦菜顶着嫩黄的花茎，不仅味苦回甘，更有破瘀活血之效；人们最爱的荠菜藏在麦田里，要找它们，得扒拉开枯黄的茅草。那时母亲总说：“春吃芽，夏吃叶，秋吃果，冬吃根，吃野菜也得顺着时节走。”

当下，头顶的太阳毒辣得很。我跟在母亲身后走在田埂上：菜园里的西红柿秧蔫头耷脑，豆角架上的豆荚垂下来。唯有马齿苋耐旱——太阳照射下叶片合拢，一旦有阴凉遮盖，紫褐色茎秆上的绿叶立刻舒展；它们在地面大片蔓延，肥厚的叶片越发饱满，绿得发亮。《本草纲目》记载它“散血消肿”“解毒通淋”，夏日吃些正好清热利湿。

马齿苋实在坚韧。去年一场大雨淹了庄稼和菜园，许多不耐涝的菜没了踪影，大水漫过的沙地水退后，照样长出成片绿；就连连日干旱的干裂土缝里，它的根须也能扎牢，遇雨便迅速生长，长到十几厘米高时，顶端冒出星星点点的黄花。花虽不香，却开得坚定执拗，一层谢了另一层又冒出来。

母亲蹲在菜畦边，左手扶竹筐，右手捏小铁铲，贴着地面轻轻一剜，整株马齿苋就连根带土提起来，抖一抖，根须上的泥块落在草地上。她告诉我，挖马齿苋要看根须：发白略带紫的很新鲜，发黑无光泽的就老了。我学着她的样子在草丛、菜架下寻找。突然看到不远处一大丛灰灰菜长得正旺——紫红色茎秆顶着羽状绿叶，叶片背面泛着白霜似的粉。母亲说这菜一见露水就发蔫，得趁太阳毒时采。她边说边掐，不一会儿采了老大一把嫩尖。

阳光斜斜照在母亲的白发上，我蹲在她身后，看她的影子被拉得很长。竹篮里的野菜渐渐堆起来；我的布袋里，却只稀稀拉拉躺着几棵。母亲指着河对岸：“还记得咱家那片坡地吗？以前我在那儿种过地瓜、西瓜和芝麻。那时村里河面没桥，干农活得绕西边村子过桥，太麻烦就没上心管。后来去看，地里长满了马齿苋。”

河面上的光渐渐柔和。母亲的竹篮早满了。

晚饭，母亲用去年晒的干马齿苋包了一锅包子，馅料里切了大块五花肉和少许白菜。包子一出锅，我迫不及待拿在手里掰开——一股热气裹着野菜清香涌出来，咬一口，韧劲十足，透着可口的清香和微甜。母亲又盛了碗绿豆粥：“多吃点，过几天再去挖些，晒干了带些回城里。”我嘴里的包子还没咽下去，含糊着点头，忽然鼻子一酸。

灯影摇曳中，竹篮里的野菜散发着清苦的香气。我想起午后河滩上，马齿苋的黄花顶着烈日开得热闹，像要把整个夏天的光都攒进花瓣里。母亲的白发在灯光下泛着柔和的光，就像那些野菜——历经风雨却愈发坚韧，悄悄把岁月滋味藏进了一篮鲜绿里。

忆儿时抢“偏东雨”

□ 何龙飞

儿时盛夏抢“偏东雨”的往事，至今仍清晰如昨，历历在目。

在我故乡，抢“偏东雨”是雷阵雨或暴雨来临前，突击抢收地坝上翻晒的芭谷、稻谷等粮食的农活。一个“抢”字，道尽时间之紧、任务之重——必须争分夺秒，容不得半点犹豫，既要抢时间、抢进度，更要抢收、抢盖。

乡亲们深谙此道，总早早看云识天气。一旦乌云压境或雷声炸响，便迅速到地坝抢收粮食，或搬进屋内，或用防雨布盖严。我们家也不例外。偏东雨常在晌午来袭，父亲爱午睡，母亲便主动担起“放哨”重任，看云识天气，守护翻晒的粮食。久而久之，母亲熟稔运用起诸多农谚，如“云往东，一场空；云往南，水满田；云往西，披蓑衣；云往北，黑一黑”“有雨四角亮，无雨顶上光”“快雷易晴，闷雷难开”“雷轰天顶，虽雨不猛；雷轰天边，大雨连天”等，成了家里的天气观察员。

乌云翻涌、雷声渐近时，抢收之战便打响了！母亲急急忙忙进屋喊醒午睡的我们，全家抄起撮箕、扫帚、掏耙、抱板，挑起箩筐，迅速涌向地坝，一场与风雨的“硬仗”就此展开。

母亲负责扫粮、撮粮、装粮，父亲则挑起箩筐，把粮食一担担抢运进屋；我们年纪小、力气弱，便用撮箕撮粮，或两人配合拉着绳子把散粮拢成堆。有时，我们一人扶稳抱板，一人用力拉绳，把粮食传到父母手边。一家人分工协作，虽个个气喘吁吁，但见粮食没被雨淋湿，心里便说不出的踏实。这让我们在与时间赛跑、与风雨“较量”中，学会了团结协作，更添了家庭的温馨与幸福。

当然，也有抢得不那么顺利的时候。若在夜里下雨，来不及抢或盖，只能冒雨把湿粮拢成堆，用防雨布压严边角，等雨停后再翻晒。虽有些郁闷，但也成了教训：往后更要未雨绸缪、早做准备。

后来，我们离开大山求学、工作，再没机会回老家抢“偏东雨”。但如今回乡，若见父母仍在盛夏抢“偏东雨”，或听他们在电话里讲起这些往事，那些被岁月封存的温暖便会涌上心头，五味杂陈，却又满是幸福。

画说

龙勤国《时代俊发》：

都市掠影入丹青

《时代俊发》 龙勤国

作者简介

龙勤国，毕业于西南大学美术学院，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。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，重庆市渝北区美术家协会副主席、渝北区政协书画院副院长、渝北区政协委员。其艺术创作涉猎中国画、油画、版画等领域，作品多次入选全国及省级重要展览并获奖。其作品《时代俊发》获“双城记·筑梦偕行——第二届川渝美术作品展”优秀奖，《早市》入选“时代之光——第五届中国油画作品展”，《都市意象》入选“第二十四届全国版画作品展览”并获中美协入会资格，《渝州画境》获第二十二届重庆市美术书法摄影联展一等奖。

创作背景

在时代飞速发展的浪潮中，作为一名艺术创作者，龙勤国也在不断探寻新的表达路径。去年，在一次从重庆前往成都的高铁之行中，列车风驰电掣，窗外现代都市的景象如画卷般呼啸掠过，那些林立的楼宇、纵横的路网与远处的天际线，瞬间在他心中激起创作的涟漪。

作为一座山水之城，重庆既有江峡相拥的磅礴气势，又藏着山水缠绕的独特肌理。而高铁上那一眼瞥见的现代都市风貌，让龙勤国决心突破传统绘画题材与表现方式的局限，尝试以中国传统笔墨来诠释现代都市的独特魅力与蓬勃活力，展现新时代新重庆的新面貌。

作品解析

中国传统绘画讲究“墨分五彩”。在《时代俊发》这幅作品中，龙勤国以水墨的黑白灰为主调，辅以少量彩色，营造出丰富的层次感与节奏感，使得画面既具有沉静的传统韵味，又不失现代都市的明快与鲜活。

作品里，他以中锋运笔勾勒线条，精准捕捉现代建筑的质感与挺拔。同时，画面中大面积留白的列车与背景中鳞次栉比的高楼形成鲜明对比，既平衡了画面节奏，又让其成为视觉焦点。龙勤国介绍，“黑色若堆砌过多，画面易显沉闷；留白恰是透气的窗，让画面活起来。”

从表现手法来看，作品通过具象的角度与半写实的手法，除了疾驰的列车与林立的高楼，信号塔、施工工地等细节也被细腻勾勒。这些看似寻常的元素，实则是龙勤国精心选取的“时代切片”，“我想通过以小见大的方式，让观者从这些具象符号中，看到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态势。”

创作过程

为使作品更加丰满、真实，龙勤国在收集素材阶段下足功夫。除了在高铁上抓拍的精彩瞬间，他还多次前往重庆的两江四岸，在江滩边仰望鳞次栉比的楼宇，于站台旁静观高铁的运行状态。这些沉浸式的观察，让他对城市的建筑肌理、空间布局以及人文底蕴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与感悟，为创作攒下了沉甸甸的“底气”。

在创作实践中，龙勤国先以淡墨绘出线稿，勾勒出画面的基本轮廓与构图框架。而后，他遵循中国传统绘画的技法规律，层层推进、晕染，通过对墨色浓淡、干湿的精准把控，逐步塑造出画面的空间感与立体感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不断调整、完善画面细节，力求传统水墨画技法与现代题材的深度契合。龙勤国表示，《时代俊发》是他在艺术创作道路上的一次探索，希望传统笔墨技法在现代题材的表现中焕发出新的生机。（程卓）